

琐碎却又难忘的回忆：记恩师黄孟莊先生

65届中五(1)班 潘重

黄孟莊先生是我就读高中时的代数先生，副班主任。尽管他教我数学的时间不长，但他的博学、敬业和对我们的关爱，让我终生难忘。

(1) 一堂复习课让我受用一生，让我体验了什么叫顿悟。

依稀记得中学的三角是很难学好的。一学期学下来，一头雾水：公式多，记不住。无形中，我对这门课程产生了一种缺少自信的恐惧。有一天，黄先生来帮我们上三角复习课了。只记得他启发我们从三角基本公式开始，在黑板上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连环推导，一边讲，一边写，一堂课的时间，全部三角公式正好写了满满一黑板，公式与公式之间关系很清晰。原先学得一头雾水的三角在黄先生的娴熟推理下，变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如此简单的公式推导游戏。令我顿悟！原来三角并不难学，所有的公式根本不用去记它，只需掌握方法当场推导，肯定万无一失！

从这一天起，我印象中再没有做错过三角题，我养成了当场花几分钟时间推导一下公式的好习惯。在以后的学习、考试、以及在参加工作后，我一直习惯保持着这种思维方式：依赖推导和校验来替代记忆，保证解题的正确性。

在黄先生的教授下，我的代数基本功终于日趋扎实。后来我进了大学，读高等数学课程，一学期后我因为该课学习方法和表现突出，数学任课老师给了我免听余下的两学期高等数学课程的许可，我不用去随班听课了，自己看看书自学即可。那时我们系里就我一人获得免听许可，我想这同我在中学时期遇上黄先生是分不开的。

(2) 严厉体现在关爱和灵活之中。

黄先生教我们的代数课，通常是上午第一第二节课。

那时候，我同朱沙、吴昶、蔡思新等几个同学每天清早都跑长跑，三千米跑下来已快到上课时间，满头大汗不说，我还没吃早点呢。我不习惯吃过了早饭再跑步，所以总是跑步完后再买早点吃。预备铃响，往往是买了早点盛了杯水还来不及吃，就要上课了。

黄先生平时从不说笑，也很少和我们主动交流，给人以一个比较刻板的感觉。上课了，我把水杯和早点藏在课桌下，趁先生不注意，偷偷吃上一口。然而上课吃东西，总觉得有点跟做贼似的，我生怕先生责怪，听课也有些分心。

但不久我发现，黄先生似乎是看到了我这样不守规矩，而故意装出没看见的样子。我心中暗喜，胆子慢慢也打起来，最后干脆也不遮遮掩掩了，把吃的都放到了桌上。

可黄先生还总是装出没看见的样子，甚至在我吃东西的时间里也从不提问我。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我的内心从惶恐和不安转而变成了感激和平静。先生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决不会是认同我上课违规吧，他也许只是同情我清早跑长跑派生出了些问题，对我法外施恩。一个老教师，能够这么大度和灵活地处理我的问题，我感受到了被关爱。

当我吃完了早点，黄先生的眼光也就开始盯上我啦。我被严厉地提问，被发难，被关注……不过我还是觉得上黄先生的课很放松，因为他对我的严厉体现在关爱之中。

(3) 我母亲告诉我：“你们的黄孟莊老师可真不容易啊！”

学校开家长会。我妈晚上去了。我关心家长会的内容，等妈妈一回来，就凑了上去。

“你们副班主任叫黄老师吧？”妈问我。

“阿拉代数先生。”

“我同他谈起了你，”我妈说。下面是他俩在家长会上的对话：

… … … …

我母亲：你看潘重的学习怎么样？

黄先生：最近代数成绩有所退步。上课也缺乏激情。……不过你也不用着急，我特地了解了最近其他一些课程的学习情况，发现他的语文成绩有明显进步，其他课程也不差，还积极参加一些班级活动，要求进步。潘重这孩子过去一直有明显的偏科现象，对数、理非常偏爱，文史类课程不太喜欢。我估计他最近一定在调整他的复习重点，集中精力在抓语文和其他什么的，不然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比较偏科的学生如果真能主动地调整学习重点，敢于放弃，是好现象呀。不用去干预，随它去。相信过掉这段时间，他的代数自己能补回来的。……

… … … …

“你们的黄孟莊老师可真不容易啊！”叙完这段对话，我母亲十分感慨：一个执教代数的教师，遇到一个学生偏偏又是代数成绩退步，没有马上干预，而是先去做调查，做分析，以一种对学生信任的方式无声地给以关注；这不但需要极大的度量，还需要灵活处理问题的清晰理念和细心的观察。我母亲也是一位教师，她对我说：“你们黄老师不光是在教你代数，他是在关心你的全面发展”

当时的我毕竟是个孩子，很难理解我母亲的感慨，甚至有些麻木。

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看到现在年轻的家长们全力以赴地督促自己的独生子女们读书！读书！读书的时候，每当我看到每一位任课教师紧盯着学生们自己执教的这门课的分数的分数、分数的时候，我会象我母亲当年那样闪过一丝感慨：当年我的老师黄孟莊先生才真有大师风范！黄先生不但博学、敬业，而且教育方式灵活：不拘小节，不唯分数，因人而异，随需而变。

当年能做黄先生的学生，实在是种幸运！